

刘汉雄◎著

祁连山

遗事

上部

任文锦听了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这是你我的责任。”说完西人细细地看起画来，蒲珠毕竟年轻，眼睛好使，地惊呼道：“文锦你看，这下面的大洞里，有字，密密麻麻地写着很多很多呢。”任文锦忙戴上花镜细瞅，果然那些沙波、乱石、枯河、残道，原来都是字迹。任文锦从上面细瞅下来，是众位尼姑的原籍，姓名，任文锦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敬佩，敬佩，陈道兄啊，你真是位细心人。”蒲珠问任文锦：“这些尼姑还活着吗？”任文锦说：“大部分都在，和李三、钟娟都是一起的，命运会把人摆弄得面目全非，过来，我俩从头上——行，行地往下看……”

刘汉雄◎著

祁连山

湟事

上部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祁连山遗事 / 刘汉雄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8. 8
ISBN 978-7-80587-925-3

I. 祁… II. 刘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29446号

书 名 祁连山遗事

作 者 刘汉雄 著
责任编辑 侯君莉
装帧设计 一瓢设计室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网 址 www.dhlapub.com
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53
字 数 926 千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~1 000
书 号 ISBN 978-7-80587-925-3
定 价(上、下册) 130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次

- 001 / 第一章 借药款任文秀回庄
忆往事任文锦收房
- 012 / 第二章 任富生借宿获宝藏
冉颜海多嘴丧黄泉
- 021 / 第三章 老张家败落迁红山
赵龙官拿水定神泉
- 030 / 第四章 甜水面馆迎合百姓
肃州客栈改换旧貌
- 040 / 第五章 在旅店杨超识蒲珠
看大戏土匪扰梨园
- 050 / 第六章 胎记斑青菊点贼首
夹山子杨超怜死人
- 060 / 第七章 办喜宴曲贵生蛆心
唱堂戏文锦认干瑛
- 071 / 第八章 画庄图青江谋取水
追金币白俄酿命案
- 081 / 第九章 牛警官了结杀人案
甄飞落测准祸事端
- 090 / 第十章 三光洋李兰救花花
几回头青河遇狐仙
- 100 / 第十一章 明月为庶儿拿主意
客人顺话茬谈病因
- 111 / 第十二章 等半天用术治心病
索丽红无意成新娘
- 121 / 第十三章 挑事端伊强犯枪案
祭先人坡地杀牛羊
- 130 / 第十四章 天香阁宴请孙处长
霓裳衣厚赠任文锦
- 139 / 第十五章 祭先祖祠堂大摆宴
理大义明月通戎行
- 149 / 第十六章 刹辍学秧歌扭学校
议家产兄弟细商议
- 154 / 第十七章 大出行姐弟去当兵
扶犁头庄户种粮难
- 170 / 第十八章 错进房车姨露情丝
疏大礼明月容双对
- 190 / 第十九章 百子观李兰遇排长
任家庄文锦葬先生
- 214 / 第二十章 运筹胜聘为主治医
三老人泪看孩儿照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30 / | 第二十一章 | 夜探查李寡妇消冤
明了事郑召庭补情 | 334 / | 第三十一章 | 几世缘子恭救俄女
千条计俄女拴子恭 |
| 245 / | 第二十二章 | 知音信董环难上难
得胖孙文秀喜加喜 | 344 / | 第三十二章 | 搬新居张明翰宴客
过中秋任家人赏月 |
| 254 / | 第二十三章 | 瞅别人蒲珠想子嗣
顺形势文锦办医院 | 354 / | 第三十三章 | 天香阁大漠说石油
任家庄牛娃话观山 |
| 262 / | 第二十四章 | 观山口牛娃做贼头
报喜讯抗日得胜利 | 364 / | 第三十四章 | 多情语蒲珠勇抒怀
西域信董环喜流泪 |
| 272 / | 第二十五章 | 普天同庆抗战胜利
军营献艺一片赤心 | 382 / | 第三十五章 | 过佳节冬梅巧安排
断祖宴三老各抖威 |
| 282 / | 第二十六章 | 议家事耀忠露直言
说节俭有财赞作仁 | 389 / | 第三十六章 | 寒山缺粮天明来借
乐事盈门蒲珠有喜 |
| 293 / | 第二十七章 | 车姨子母女双生娃
白草房众兄赏古画 | 401 / | 第三十七章 | 任家庄子首放电影
赵家新屋诉说家丑 |
| 303 / | 第二十八章 | 吃酒肉张明翰违规
登兰舟朱夫人落水 | 411 / | 第三十八章 | 马莲滩初识尤香媛
任家庄新换女账房 |
| 313 / | 第二十九章 | 山高高子恭救俄娘
水深深蒲姐联双姻 | 419 / | 第三十九章 | 红日出董环乐相逢
大扩建文锦喜庆贺 |
| 323 / | 第三十章 | 弃子媳闺女养送终
购粮油总管赴宴请 | 429 / | 第四十章 | 喜滋滋杨超当经理
悲切切先生交大账 |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440 / | 第四十一章 | 栓银圈泥儿迎声笑
斥义弟人父始知丑 | 546 / | 第五十一章 | 过大年杨毛毛离山
成双对郭冬梅化怨 |
| 450 / | 第四十二章 | 解家丑明月拿高招
遭报复天明成新鬼 | 554 / | 第五十二章 | 张牛娃下山拜大年
朱发生喝酒论匪嫌 |
| 460 / | 第四十三章 | 急立功王成仁舍身
脱尘缘任文秀回家 | 562 / | 第五十三章 | 观山口酿兵匪事件
祠堂内燃冲天火焰 |
| 471 / | 第四十四章 | 寻前事车姨查老账
过满月四婴聚南局 | 572 / | 第五十四章 | 文殊山麓朝佛圈丁
任家庄里族人争金 |
| 481 / | 第四十五章 | 任青江首买发电机
尤香媛笑聚四合院 | 582 / | 第五十五章 | 起地官绍爷命西沉
得金钥文锦言伤心 |
| 497 / | 第四十六章 | 余香院班子恭装电
春尽头六学子观艳 | 593 / | 第五十六章 | 临刑前才知娘过错
后园中晕倒作画人 |
| 508 / | 第四十七章 | 上观山金锁接尿毛
下大雪文锦吃雀肉 | 603 / | 第五十七章 | 闲无事朱家宴宾客
扭秧歌文锦送钱粮 |
| 518 / | 第四十八章 | 生恋情两医穷打架
观同行花街涌醋缸 | 614 / | 第五十八章 | 购枪支敢冒大风险
搬玉门又来后继人 |
| 527 / | 第四十九章 | 调换岗蒲柳互搬家
劫人质班娜受大惊 | 620 / | 第五十九章 | 多情妇夜说调情话
无病人突成有病身 |
| 537 / | 第五十章 | 贪小利院长受大损
惠乡学校方颂文锦 | 629 / | 第六十章 | 朱发生抓人文锦放
任青江猝死高英随 |

- 637 / 第六十一章 天苍苍青山回俄国
地茫茫发生宴学友
- 652 / 第六十二章 静悄悄伊强回肃州
鬼祟祟团总进观口
- 658 / 第六十三章 杨成基离肃去重庆
任文锦赴宴醉回庄
- 668 / 第六十四章 慰问员工两女斗心
拜年串门文锦应诺
- 680 / 第六十五章 巧装扮押药回山西
换人手坐镇去商场
- 689 / 第六十六章 说假话掩了真办事
真生气送了妇人命
- 699 / 第六十七章 登仙山清远赠古书
话永别明月沉西界
- 709 / 第六十八章 杜春燕避嫌站柜台
庞团长认领修车人
- 718 / 第六十九章 黄河沿杨超爆弹车
杨家坟蒲珠泣忠魂
- 726 / 第七十章 庄内驻兵文锦无恙
巡查维序甫仁身亡
- 735 / 第七十一章 庆解放子恭返肃州
上文殊李兰会众姐
- 744 / 第七十二章 添喜讯王应选回家
报悲音任文锦沮丧
- 753 / 第七十三章 惊天地宣告国庆日
泣鬼神改换庄门牌
- 761 / 第七十四章 玉门矿初听新名词
李兰母来信催女归
- 770 / 第七十五章 任门挂匾光荣人家
冬梅乐扮热心红娘
- 784 / 第七十六章 敬老母李兰回老家
解粮困龙江去张掖
- 795 / 第七十七章 因尴尬夫妻施小计
想故土玉亮认老乡
- 804 / 第七十八章 消疑虑龙江送挽幛
为团圆子恭回原籍
- 814 / 第七十九章 李梁燕羞辱张兴贵
罗金秀一心认蒲珠
- 823 / 第八十章 年三十朱娘泣文锦
大年初二冬梅话姨亲
- 832 / 第八十一章 看亲朋伤心哭祖莹
观收藏快乐话天年

第一章 借药款任文秀回庄 忆往事任文锦收房

天下着毛毛细雨，通向任家庄的大道上，路面泥泞不堪。路上行人三三两两，木轮车、皮车、推车子来来往往。路的右边，走着一位打着黄油布雨伞，一身道士打扮的人，他就是任家庄庄主任文锦的弟弟任文秀。任文秀四十一二岁，因妻子病丧，自己不愿再娶，留有一女一男。女儿任青梅已出嫁，男儿任青刚上完大学回来。要说任文秀怎么当上了道士，还得从三年前说起。

那是一个阳春三月，任家庄去了一位山西籍的年轻道人，声称要见庄主任文锦，要说说老乡话。说起来，这任家的老辈先人，早年也是从山西平遥来的生意人，在此落户也有两百多年了。在任文锦和这位不速之客说话时，任文秀也在跟前，他细细端详这位道人：白净的脸膛儿，高高的鼻梁，不太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很有神气，说起话来一字一板的。

只听他说道：“任大老爷，我是龙江龙三爷打发来的，眼下山西会馆各路的会费没有交上来，龙三爷说不借你的钱，只借些粮。请任大老爷回个话。”

任文锦一听是山西会馆的龙江打发来的，自然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借粮的事，问：“借多少石？”

那道人说：“请你看一下龙三爷给你的信。”说着双手递了上去，“这封信权作借条，如同意把这封信收起来就可以了。”

任文锦拆开信看了一眼，笑了笑说：“二十石麦子，不是个大数目，什么时候运送？”

那道人说：“请将这粮食直接磨成面粉，我们馆里来车拉运。”稍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我们龙三爷还交代，请装成五十斤的袋子，袋子上印上肃州石桥面粉字样。”任文锦听后顿了一下，心想：龙三爷借粮拉面也多次了，从未这样要求印字装小袋。

那道人像是看出了任文锦的心思，忙解释道：“龙三爷说有啥不解的地方，见



面细谈。”

任文锦点点头问道人说：“说半天话了，还不知道你的道号、姓名。”道人笑了笑说：“没有道号，小名陈天明。”在旁的任文秀看着这道人确实眼热。他精明洒脱、不卑不亢。

在送陈天明出庄的路上，任文秀悄悄问：“这位小师傅，当道人有多高兴，你能不能也让我当个道人，好抛去这无底的烦恼。”

陈天明看了一眼这位任文锦的弟弟，人称秀老爷或二老爷的任家二掌柜，他一脸愁云。便问道：“任大老爷能放你吗？”任文秀说：“就看你怎样帮忙呢。”陈天明说：“有机会帮你个忙，你沉住气。”就此分手。

半年后，陈天明果真通过龙三爷，说服任文锦，任文秀当上了文殊山的道士。这次，任文秀踩着雨水和泥巴，来任家庄。实际是两年前陈天多云游的路，现时变成了任文秀云游的道。今天来任家庄，是奉龙三爷之命，向他的哥哥任文锦弄一批药。

自当道士后，他很少来生养过他的自家庄园。这次回来，是出家后的第二次。他想起他出家时的情景。他的大嫂——在任家庄都称呼为大妈或大奶奶的张明月，更是情深意厚地说：“文秀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任家这样大的户，虽名扬不了天下，也名扬肃州吧，老祖宗在这里置地扎根，打庄子、修房子、办家园，子子孙孙两百多口，乡里有庄，城里有府，各路经营畅通。这些且不论，就说你自身吧，自他婶婶没了后，也不时地给你提亲，你执意不肯续，提亲的婆子都踏烂门槛儿啦，可你心如死灰。现在又要出家当道人，你的心到底凉到什么地方了？你给嫂嫂说说，嫂嫂心里明白了，也好放你走。”

任文秀流着泪，哀求着说：“嫂嫂，我哪能骗你呢？我一心只想清静，看见道人打心眼里喜欢，就想当道人……我确实说不出个什么来。”说着话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

里屋的任文锦听着他的哭声，心里也难受。眼睛湿湿地从里屋出来，拉了一把张明月说：“人各有志，强留也是无用，还不如给他个痛快，让他出家去吧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任文秀猛然跪倒在地，给任文锦和张明月磕起头来，哭着说道：“谢谢大哥、大嫂，求你们把我的一对儿女当成你们亲生的，呵护着点，停几天了问个信儿，我就了却一切凡尘了。”

文秀的头还在地上叩着，任文锦和张明月用力把他搀了起来。任文锦对任文秀说：“我们的爹妈就生了我们弟兄两个，是老任家的嫡亲掌门人。但我们辈数小，我们的头上，有很多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婶婶，什么事都被他们盯在眼里，记恨

在心里,时不时地就出来要胁人。不说别的事,就每年大年三十日的任家祠堂族人聚会,吃了喝了不说,还要骂堂,世上最难听的话都由那些爷们说出了口。你在的时候,我们哥俩顶着,你走了,就我一个人顶……”任文锦想大声哭,却忍住了。他没有哭出声来,擦了一把快要流出的泪,说:“别说是就这么两个娃儿,就是再多几个我也都能照顾好。”

张明月插嘴说:“他叔叔,你在外头不出岔儿,我们什么都放心,你的青梅、清泉我就当亲生的,我会照顾好他们的。”

任文秀走着想着,内疚的泪水不由得淌了出来。他擦了一把,正眼看看前方,任家庄已在他的眼前。看着这偌大的任家庄,想着庄内外住着的两千多口人,突然,一声喊叫:“二老爷,你来了怎么不进庄?在这里愣什么神。”任文秀转脸一看,原来是护庄的头儿朱八,就笑着问:“你护庄辛苦了!没出岔儿吧?”

朱八说:“哪能呢。”他细细端详这位二老爷,比在庄上时清瘦多了,胡子也长了。不过,比原来精神了。

任文秀问:“大老爷在家吗?”

朱八回说:“大老爷刚拾了一筐粪倒在晾粪掌子上,进大门了。”说着话朱八弯着身子瞅任文秀道袍上的泥点子,有的干了,有的还湿着,想给动手打一下。

任文秀看出了朱八的意思,说:“不妨事,我进庄回家里掸打。”

进了庄门,朱八说:“秀爷你走。”任文秀说:“你好好护着庄大门,我出来后还有话对你说。”

朱八听了,又弯腰又点头地应着说:“听二爷的吩咐。”

任文秀径直向任家大院走去。

这个时辰,早有人去说给了张明月,张明月打发她的使唤丫头蒲珠:“快去,叫朱八打发个人,去王家楼庄子通知一声二老爷的女儿任青梅,让她快些来庄见她的爹。”蒲珠刚要出大院门,就碰上了进门的任文秀。

蒲珠说:“二老爷回来了!快进屋去,大老爷和大奶奶正盼着你来呢。”说着就要出大院门。

任文秀问蒲珠:“你到哪里?”

蒲珠撒谎说:“我去长工院里提开水,伺候你喝茶。”说完,出院门快步走了。任文秀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:可能大嫂让叫自己的女儿了。两年了,没见女儿一面呢。这时节,张明月已从屋里走了出来,任文锦也在门口立着。任文秀望着哥哥、嫂嫂,拱拱手笑嘻嘻地问:“大哥、大嫂你们好。”

张明月说:“都好着呢,快进屋说话。”她一手接过任文秀手中的雨伞,一手摸



了一下任文锦潮湿的短衫，说：“也不把衣服换一下。文秀来了，还穿着拾粪的衣服。”

任文秀转头看了一眼，对张明月说：“自家兄弟还讲究什么，那是我哥的穿戴习惯。”任文秀坐在靠右手的太师椅上。张明月擦擦手，上炕坐下了。

蒲珠进来上了茶，张明月望了一眼蒲珠，蒲珠点点头。张明月说：“叫王妈做几个好菜，把在家的青江、高英、青松、青河都叫来，和大老爷、二老爷一起吃个饭，也让二老爷给我们讲讲外面的新鲜事儿。”

任文秀听了说：“大嫂，不麻烦了，我还要赶着进城去，龙三爷要我给他回话呢。”

张明月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说：“现时都下午三点了，吃顿饭不就到晚上，住到明天早上回去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定了，我说了算。以后，龙三爷倘若提起这件事，我自有说法。”任文秀只好点点头。

任文锦问：“秀弟，龙三爷打发你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任文秀说：“龙三爷叫我来，再向你借一笔款子。不是直接拿钱，而是用款子购一批东西。”

任文锦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任文秀说：“是一批药，中成药和西药，针剂要多一些，像青霉素、消炎药类，还有药棉、绷带、西医器械。”任文秀说完停了下来。任文锦也没有急着追问，他合了合眼睛，沉思了一会儿。

张明月小声地说：“想必这些药要朝东运去？安全运去了也好，不要在半路上散失了。听人讲，有药贩子朝东运药吃了枪子儿的也有，这世道国民党、共产党都讲抗日，叫老百姓都支援抗日，真正能用到抗日的战线上也好啊。”

任文锦喝了一口茶，插言说：“既然是龙三爷说了，我就听他的，我也不管他是哪个党的，怎么运，走什么地方，这些我都管不了，我尽到一份抗日的心，也算是个中国人了。只是现在的问题……”

张明月接上说：“中成药好弄，西药难弄，西医器械更难，是不是？”任文锦点了下头。

任文秀说：“龙三爷也想到了这些问题。我来时他交代说：难是难，任大老爷会有办法的。就凭他那个商会会长的头衔，搞部分西药和西医器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”

任文锦听着苦笑了一下说：“龙三爷抬举我了，不过时间得稍长一点。”

话音儿刚落，听见门外一个孩子在喊爷爷。张明月知是侄女任青梅和外孙子

福福到了，忙起身迎出门去。福福喊着大奶奶，把自己的小手伸给了张明月。屋内的任文秀听着福福的声音儿，知道是女儿任青梅来了，心里面既高兴又夹杂着说不清的难受。立起身来，望着冲进门来的福福，忙蹲下身子把外孙搂在怀里说：“福福。”又看见女儿脸上流着泪在喊爹。

任文秀忙说：“你哭什么呀，爹不是好好儿的吗，你怎么来得这么快？”任文秀的眼里也流出泪了。

张明月看在眼里说：“都别掉眼泪，应该欢欢乐乐的。见不到了想，见到了又要哭，这是为着啥呢？”

青梅听着张明月的话，先擦了擦眼泪回了她父亲的问话：“是金锁赶车将我接来的。”

这时，蒲珠从外面进来，先问了青梅好，又摸摸福福的头，转过脸对张明月说：“大奶奶，饭菜快好啦，喝点什么酒？”

张明月说：“男人们喝自家酿的青稞老陈酒，我们女的喝自家酿的黄酒，娃娃们喝醪糟汤。”又说：“把二奶奶也请过来。”蒲珠应着声儿出门去了。

这二奶奶是谁呢？原来年轻时的任文锦，在十五岁上和比他大五岁的张明月结婚，婚后一直没有生养过孩子。任文锦到了十八岁上，张明月觉着自己还没有生养的架势，自己先着起急来。她想着任家是个大户，任文锦又是嫡亲辈分，若不生下个一男半女的……她痛下决心，要让任文锦娶二房。可任文锦自和张明月结婚后，感情好，总觉张明月比他强。她庄重大方，任家上下都非常尊重她。有些自己棘手的事情，只要说给张明月，她都出点子把事情抹平了。因此，任文锦不愿伤张明月的心，断然不娶二房。张明月有些恼，她不和任文锦在一个床上睡觉了，而且，少茶少饭，寡言少语，起居凌乱。这下，任文锦有些心疼了。

一夜，任文锦硬赖在张明月的炕上，很心疼地说道：“大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张明月说：“我不想怎么样，只是让你讨个二房，生个一男半女的。不说续你任家香火了，也不必让外人说闲淡之语，更不让你们任家大辈分的爷们，说三道四。只要你心上有我，我也不争风吃醋。”

任文锦听了这些话，也知道是张明月的肺腑之言。他知道张明月富家出生，知书达理，懂得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这些圣人之言。只好说道：“我怕大姐伤心，人生一世，也不过几十个春秋，匆匆来又匆匆去。你对我蔼然可亲，我才难以启齿说娶二房，大姐既然这样硬说，我也就顺你的意思了。”

张明月听到这里，一把把任文锦搂到怀里，并且越搂越紧，说道：“你瞅下哪



个姑娘了，明天就找个媒婆子给你提亲。”

任文锦笑笑说：“我哪个也没有瞅下，也别麻烦媒婆了，你大姐看准的，我就同意娶。”说完，把张明月亲了亲。

张明月笑了，说：“真是我的好弟弟，乡里的姑娘你看不上，我给你找城里的。”

事也凑巧，从苦水过来讨饭的流民中，有一对母女进到庄里讨饭。他们衣着破烂，蓬头垢面，严重的是那位老妇人生了病，求在庄里借宿几天，病缓好了再出去讨饭。这任家庄，虽住着三百多户人家，但外来人要借住一宿，非得庄子主人说了算。没有主人发话，想住一夜也难，主要原因是各处强贼肆虐，社会不安宁。因此，任家的族人们订了几条规矩：“大白天没有特殊情况，庄内外人等都可进进出出，唯晚间不认识的或外乡人员，一律不得借宿。”

这一对母女，进得庄来，不知怎么的，传到了女主人张明月的耳里。先是不同意借住，后听说确实是外乡口音，且又是一老一小，两个女的。张明月动了恻隐之心就给了一间草房暂且住下，等那老妇人病好了立即离开。谁知这老妇人的病一天天加重了，女儿看着母亲病情严重，白天讨点饭充饥，晚上哭哭啼啼，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。都知是女主人允许叫住下的，不宜多说，但丫头蒲珠听见那老妇人病重，就说与张明月，张明月知是自己管下的事，现在病成这样，赶出庄去也不好看，索性说与任文锦。

任文锦也感到有些为难，就对张明月说：“我亲去看一眼，到底病得多厉害。”说着，任文锦就脱了长衫，穿了平时捡粪穿的老布衫，蹬上一双牛鼻子粗鞋，从柴房里提了粪筐，拿了粪叉，去了庄北墙下的那间草房。

他推开草房门，草房内一股腐味，那位在土炕上躺着的老妇人，见有人进来，微微睁了一下眼，喘着气，咳嗽了起来。那小姑娘看了一眼任文锦，忙着扶咳喘着的娘。而后，她一直低着头，给娘捶背，自己抽泣。

任文锦问：“你们是哪里人？从哪里来？这位老妇人多大岁数了？”

那小姑娘抬起头来，睁大眼睛，细瞅了一眼任文锦，见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，看他装束，以为是一个长工，就随意回说：“我们是苦水人，我妈五十岁了，老家歉收，没有吃的。我哥哥跑了，我爹爹死了，我和我娘没有活路，就朝河西一路讨饭来了。听人讲：肃州这地方人缘好，能要上吃的，就到这里来了，谁知，我妈一路颠簸，有了病了，在此地没亲没故，又没有钱给我娘治病。”说着她哭出声来了。

任文锦瞅这姑娘尽管穿着破旧，没有梳洗打扮，但身材修长。瓜子脸形儿，细眉大眼的，而且说话口齿清亮，先是有了几分怜意。再望望她那咳嗽的娘，心想：

做个好人吧，如果将她们娘俩赶出去，老妇人必死无疑，此女也必沦为烟花粉头，受人糟蹋。他想着这些，转过身就往屋外走，刚走出门，见蒲珠走来了，就对蒲珠说：“你给大奶奶说一声，打发任召选给那老妇人看看病，顺便给那小姑娘几件衣服，让换洗着穿去。”

蒲珠答应着进了草房，细望望那位老妇人及那小姑娘。出草房回到大院里，又去张明月屋里回话：“大奶奶，大老爷说让你打发召爷去给那老妇人看病，顺手给那小姑娘几件换洗的衣服。”

张明月问：“怕是那老妇人病太重了吧，那小姑娘的衣服也太脏烂了点吧？”

蒲珠抿嘴笑道：“老妇人病重是事实，但那小姑娘却是一个美人儿。”

蒲珠说话无意，张明月听话有音，她思谋了一下说：“你去替我请一下召爷。我找几件衣服，叫召爷到我这里来，然后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草房，去看看那老妇人和那小姑娘。”蒲珠应一声去了，不大一会儿工夫，任召选和蒲珠一起来了，张明月已找好了几件衣服。

任召选问张明月：“给谁家的人去看病，还兴师动众让大奶奶亲自去？”

张明月说：“是那讨饭的母女俩，老的病得厉害，小的少衣缺裤的。大老爷可怜她们，叫给瞧瞧病，好些了让离开庄子。”说完，他们三个就往草房里去。

三个人一进草房，那小姑娘看张明月衣着华丽，气度不凡，忙下跪说：“请你们行行好，我娘病得这么重，千万别赶我们出庄去。”

蒲珠说：“谁赶你们出庄呀？”她指指张明月说：“这位就是容许你们住下的女主人。现在又叫来郎中给你妈瞧瞧病的，还给你拿来几件换洗的衣服。”张明月给蒲珠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再不要说了。那个小姑娘才抬起头来，用惊奇的目光瞅着张明月，这位女主人的威仪、大方使她的目光不敢和张明月相对，抬起的头又低下了，地上的柴草都碰在了她的鼻尖上。张明月的目光转向了那位挣扎着爬起来的老妇人，她目光呆滞，发髻蓬松灰白，还没坐稳，就咳喘起来。

任召选见状，忙对那小姑娘说：“给你娘捶捶背。”那小姑娘才从地上爬起，跪在炕上给她娘捶了一会儿背。好一阵子后，老妇人才停住了咳喘。任召选给那老妇人号了脉，看了舌苔，又问了一声：“吃饭多少，大小便如何？”就开了药方子，递给张明月。

张明月对那老妇人和那小姑娘说：“你俩好好养着，这药一会儿就叫人抓来，再给你们送来个药罐子，就在这屋内自己煎着吃。”说到这，她转过脸指了指蒲珠：“这是我的使唤丫头蒲珠姑娘，她给你们拿来几个锅锅盆盆，还有米、面、油、菜，你们自己做着吃饭。不要失了火，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找蒲珠姑娘



说，这几件衣服，小姑娘你换洗着穿去。你们也洗洗脸，把脏衣服换换。”说完三个人出了草房。

过了三天，张明月和蒲珠又去了草房，草房内一股子中药味儿，再看那老妇人，像是有点精神了。老妇人看见张明月来了，忙跪在地上，左一声观音，右一声菩萨地磕起头来。那小姑娘还是老样子，脸也没洗，拿去的衣服也没换，张明月有点惊异，就对蒲珠说：“你去给打盆洗脸水来，叫洗洗脸、梳梳头。”又问那小姑娘说：“叫你梳洗一下，换换衣服，几天来，怎么一点儿都没有动？”那老妇人忙和小姑娘一个跪在炕上、一个跪在地上，磕起头来。

老妇人哭着对张明月说：“菩萨奶奶，我们是讨饭的人，我这心肝丫头还是黄花闺女，怕洗干净了受人欺负，菩萨奶奶您千万不要见怪。”

张明月听了此话，也觉得对，想了一下说：“我想把你们留在庄里，多住上些日子，还有些杂活儿让你们干一干。干完了，拿几个工钱回老家也好。”

那老妇人听张明月这样说，忙回话说：“谢谢菩萨奶奶。”这时，蒲珠端了一盆水进来了，让那小姑娘洗脸。那小姑娘有点慌乱，睁大眼睛望着她娘。她娘点了下头，她才洗了脸、梳了头。张明月细细望望，果然是个漂亮女孩。心想难怪前天晚上、昨天晚上大老爷还念叨着这小姑娘呢。

又过了两天，张明月闲着无事儿，叫上任文锦一同出了大院边走边问：“你看上去那讨饭的姑娘了？”

任文锦笑笑说：“她毕竟是个讨饭的，我看上去又能怎么样。”

张明月说：“这我想过了，你如果真想娶那姑娘，我们就来个吹大擂，明媒正娶，把那些大辈分人都请上，待它个上百桌客，让那些不怕断了舌根的人说去吧。”

任文锦听着张明月的这些话，正合自己的心意儿，就笑笑说：“那就请大姐给我办吧。”

这时，两人已快到草房跟前，张明月还往前走，任文锦说：“我不去了，我这个‘长工’几天来去了好多次了，连卫生我都给打扫了，她们还真把我当作是你打发去的长工呢。”

张明月听了笑着说：“这真是天赶地凑的缘分，门当户对的问了多少，你都拒之门外，唯看准了一个千里路上跑来的叫花子姑娘。”说到这儿，张明月正了正脸儿接着说：“文锦，这是你同意的，以后，有个埂儿、坎儿的，可别全怪我呀。”

任文锦小声说：“我哪能怪大姐呢，我感谢都来不及呢。”

那老妇人姓梁，人称张梁氏，那小姑娘叫张玉亮，自此，这张玉亮就成了任文

锦老爷的二房太太，庄里人都称她二奶奶。

婚后，张玉亮连着生了八个儿子。大儿子任青川，已娶了个媳妇，名叫罗金秀，在张家坡地务农。二儿子任青山，在俄国上学，回来时，娶了个俄罗斯姑娘，名叫卡琳婕芙娜，结婚后在婕芙娜三字前面，去了卡琳两个字，加了青山两个字，就叫做青山婕芙娜了。三儿子任青江，娶的是高稳儿的女儿高英为媳。他俩同在兰州大学上学，毕业后，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，就在后院里种起苹果树来。四儿任青海，也是在兰州上的大学，毕业回来后，找了郭点心的女儿郭冬梅为媳。五儿任青松，六儿任青柏，七儿任清河，八儿任青涛。有点奇怪的是，当张玉亮有身孕时，张明月也有了身孕，张玉亮十二年生了八个儿子，张明月十二年生了三个姑娘。大女儿任青菊，嫁了现任警察局副局长杨成基。二女儿任青竹和六子任青柏，经龙三爷介绍去当兵了。剩下三女任青蓉和八子任青涛在河西中学念书。

因大奶奶张明月要好好招呼任文秀吃顿饭。菜上桌后，张明月笑着问任文秀：“你是酒肉穿肠过呢？还是要吃素斋？”

任文秀说：“回家了就随大家吃吧。”说着话，张明月就先给任文秀敬了一杯酒。接着任文锦、张玉亮、青江、高英、清河、青松，还有她女儿青梅都相继敬了酒。几杯酒下肚，任文秀的脸就红了起来，他红着脸说了许多外面的新鲜事。这顿酒饭从午后一直吃到晚上，任文锦和任文秀弟兄两个都有点醉了。

张明月招呼着说：“她二奶奶，你把大老爷搀到你屋里休息。”又对青梅说：“把你爹搀到北厢房去休息。”看见蒲珠在收拾桌子，对蒲珠说：“好好泡上两壶浓茶，给两位老爷各送去一壶，醒醒酒。顺便给朱八说一声，麦场上的几个麦堆，因麦子潮不能入仓，还得晒几天，晚上要守护好。”吩咐完后，张明月回到自己房里休息了。

第二天，任文秀吃过早饭，说要走，不料任文锦说：“文秀，你今天不要走了，我和你同去一趟张家坡地，玩上一天，看看你儿子青泉。青梅来了，也让同去，好几年没有在一起乐了，现在正是秋高气爽、瓜果成熟的季节，今日又是晴天，你把你的那身道士服脱了吧，随便穿一身衣服，来个了无拘束。”

任文秀听着大哥的话，知道不去也拗不过，只得答应去，但他说：“去也行，我的道士服就不必脱了。”

任文锦听了笑着说：“你还是个忠实的道家信徒。”

任文秀只是笑笑。

这时，金锁进来说：“大老爷，两辆轿车子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稍等会儿，你去把赵先生给我找来，我有话给他交代。”金锁答应一声去了。

任文锦又对站在一边的蒲珠说：“让大奶奶和青梅、福福坐车去张家坡地，你也去。”

话音儿刚落，二奶奶张玉亮从她屋里走出来了。只见她上身穿着兰缎子半截袖袄，下身穿青缎子黄花边裤，脚穿着自做的扎花绣鞋，头上梳着一个后大髻，插着两朵缎子做的红玫瑰花。红唇，白里透红的肤色，似笑非笑地睁大眼睛，撒娇地说：“你们去张家坡地玩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我也要看看我的孙子去。”

任文锦看了她一眼说：“我也没说不让你去，是怕你身子累着。”

张玉亮紧接着说：“大姐比我大多少岁，你就不怕她累着？她能去，我更能去。”

任文锦锁了锁眉，笑着说：“少说那些废话，你去不就行了，一会儿坐车。”

这时，账房赵有财已到跟前，笑眯眯着眼说：“大老爷有什么交代的。”同时，又问候了任文秀。

任文锦问：“租子都收得怎么样了？先说入了库的。”

赵有财说：“外姓人的租子差不多收完了（光指夏粮），剩下的不到十户了，主要是本姓的任家族人。”赵有财不愿往下说。

任文锦说：“我们任家的人也一样，都是佃地种的，一视同仁，外姓人交，他们也得交，不愿交的叫他们找我来。”赵有财听着任文锦的话，头连点了几下。

任文锦又问：“还有，义仓借的粮还来了没有？”

赵有财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任文锦说：“你去催催，借的时候说入库就还，现在入库该不少了，应该还了。”

赵有财听了说：“对、对，我去催。”

赵有财走了后，任文秀问他哥道：“外面人嚷着，这赵有财要打庄子，还说要娶个小老婆，哥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任文锦说：“听说过，我打听过，现时还没有那回事，都是那些大户家儿妒忌我们任家庄有个好账房、好管家而已。这赵有财老实本分，账务清清楚楚，我们用他三十年了，没出过差错。咱不听外面的那些闲言碎语。”

任文秀说：“我在庄里没当道士的时候，听不着什么。自当了道士后，反而听到了我们庄里的很多事情。”

任文锦看了一眼任文秀说：“闲了再说这些话。”他喊了一声蒲珠说，“准备好